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无休止的纵欲 致青年小说家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无休止的纵欲 致青年小说家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4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朱景冬

施康强 / 译

赵德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略萨全集/(秘鲁-西班牙)略萨著;赵德明等译.
—2版.—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
(巨匠丛书/赵德明主编 安春海总策划)
ISBN 7-5387-1384-0
I. 略… II. ①略… ②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秘鲁-西班牙-现代 IV. I77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020 号
本全集中文版独家专有使用权由卡门·巴尔塞斯文化事业
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吉版权登字 07-1996-82 号

总策划:安春海
责任编辑:安春海

封面设计:张冰
责任校对:文欢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数:4618 千

印 张:198

印数:2000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2 版

印次: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厂: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书号:ISBN 7-5387-1384-0/I·1344



目 录

无休止的纵欲·····	(1)
引 言·····	(5)
一 未得回报的热情·····	(7)
二 与笔合而为一的人 ·····	(44)
三 增加的因素 ·····	(108)
四 第一部现代小说·····	(179)
致一位青年小说家 ·····	(203)
译者的话 ·····	(205)
一、绦虫寓言 ·····	(207)
二、垂头的长颈怪兽·····	(218)
三、说服力 ·····	(226)
四、风格 ·····	(231)
五、叙述者 空间 ·····	(240)
六、时间 ·····	(255)
七、现实层面 ·····	(268)

无休止的纵欲

朱景冬 施康强 译

献给倒数第二个集法派
——卡洛斯·巴拉尔

忍受人生的惟一方式是沉湎
于文学，如同沉湎于无休止的纵
欲。

(1985 年 9 月 4 日

给勒罗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

引 言

一方面是爱玛·包法利留给第一（第二、第十）次接近她的读者的印象：可爱、冷漠、忧郁；另一方面是，抛开阅读的效果，小说本身的构成：它的故事，它利用的史料，它采用的时空观和运用的语言。最后是小说的意义，不是对读它的人而言，也不是作为独立的客体，而是从小说在创作前和创作后的观点来看。阐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选择一种评论方式。第一种方式，个别而主观，在过去占支配地位，其维护者称之为古典主义，其诋毁者称之为印象派；第二种方式，现代，试图具有科学性、客观地分析一部作品，运用的是普遍的原则，尽管，很自然，运用的原则的种类会因批评家不同而不同（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文体学、结构主义、综合分析）；第三种方式，和地道的批评有关系，和文学史更有关系。

实际上，历代的批评家都同时采用这三种方式。不同的是，每个时代、每个人和每种倾向都把重心、注意力主要放在其中的一种方式上。古人从他们的感觉出发，认为可以使

一种有价值的模式典型化，所以古人的见解具有普遍意义。现代人知道，古人的理智和认识受着他们的主观性即在精神上引起那种特殊行为的伤痕的刺激和指引——即使仅仅在选择其研究的题目上。另一方面，印象派和科学派总是竭力把一部作品置于它的传统中，指出它对同类作品的过去和将来的意义。

在这本论著中，我想分别达到三个目的，所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和爱玛·包法利之间的一次手拉手，当然，谈到关于我的多，关于她的少；在第二部分中，我想特别集中地谈谈《包法利夫人》，貌似客观地概述一下它的酝酿过程和启示，什么是小说，小说是怎样的；最后，在第三部分中，由于主要是谈其他小说，所以我想把《包法利夫人》放在这个尺度上：由于这部小说的存在，其他小说的存在才是可能的、丰富的。



一、未得回报的热情

假如人们在陈述一个判断之前先声明自己的趣味，批评这件事情就可能变得简便；因为任何艺术品都包含某种与艺术家本人相关的特殊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我们被诱惑或被激怒，而这与作品的制作毫不相干。所以，只有当作品同时满足我们的气质和心智时，我们才能完全倾倒。忘掉这个先决的区分是导致批评不公正的重大原因。

(为路易·布耶《遗唱集》写的序言)

传说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巴尔扎克的一个人物说过这样的话：“吕西安·德·吕庞普雷之死，^①是我一生看到的伟大戏剧。”我一向认为此言不虚。一小群文学人物比我认识的

① 见《交际花盛衰记》。



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更持久地决定了我的一生。尽管事实是，当虚构的人物和现实的人是一种存在，能直接接触到时，后者的真实性会胜过前者——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那么富有活力——但是当二者重新变成过去，变成回忆，前者的优势大于后者（它在记忆中的潮解是必不可免的）时，区别就会消失。与此同时，只要以轻微的力量翻一翻书并停留在适当的字行上，文学人物就能无限期地复活。在这个混杂的、世界性的圈子——根据时代和情绪更新的幽灵般的朋友中，今天仓促地提及：达达尼昂、^① 大卫·科波菲尔、^② 冉·阿让、^③ 皮尔·贝苏科夫王子、^④ 法布里斯·德尔·顿戈、^⑤ 恐怖分子陈和“教授”^⑥、莱纳·格罗夫和高级犯人——其中，任何人也不如爱玛·包法利执著，也不如她跟人的关系热情。这个故事也许能够有助于用微小的例子说明文学和生活的如此争论不休和神秘的关系。

《包法利夫人》留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电影。那是在1952年，一个炎夏的晚上，在皮乌拉市棕榈树飒飒作响的演兵场上新放映的一部影片：詹姆斯·梅森扮演福楼拜，鲁道夫·布朗热扮演瘦高的路易斯·乔丹，珍妮弗·琼斯的神经质的表情和动作酷似爱玛·包法利。印象一定不很深，因为电影没有激起我寻找那本书来读的热情，尽管在那个时期

① 大仲马《三剑客》的主人公。

② 狄更斯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③ 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

④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之一。

⑤ 斯汤达《帕尔玛修道院》的主人公。

⑥ 马尔洛《人的状况》中的人物。



我已经开始废寝忘食地读小说了。

我的第二个记忆是学术方面的。为了纪念《包法利夫人》出版一百周年，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在马格纳礼堂举行活动。批评家安德烈·科因冷漠地怀疑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他的讲话被淹没在上百个圣马科斯大学学生的“自由阿尔及利亚万岁！”的口号声和叫喊声中。他们拿着石块和棍棒从礼堂门口向主席台涌去；他们的目标——法国大使面色煞白地在那里等着他们。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是评价《修道士圣于连的传说》，译者是曼努埃尔·贝尔特罗伊，版本像宗教历书，字体很小，是我读过的福楼拜最早的东西。

1959年夏，我带着很少的钱和一份奖学金的许诺到了巴黎。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是在拉丁区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作为“加尼尔经典作家”丛书推出的《包法利夫人》。当天下午我就在克卢尼博物馆附近的韦特饭店一个小房间里读起来。我和这本书的故事便由此开始。从头几行开始，小说的说服力就像一种强有力的巫术一样，对我发生了爆炸般的作用。多少年来，没有一部小说如此迅速地吮吸我的注意力，我的身体都瘦了一圈，我深深地沉入小说的故事中。随着黄昏的降临，夜幕落下了，天色微明了。巫术的魔力仍起着作用，现实世界被虚构的世界所取代。当我昏昏沉沉地丢下书准备睡觉的时候，天已大亮——爱玛和赖昂刚刚在鲁昂歌剧院的包厢里相遇——：由于忠实的阅读，在早晨困难的睡梦中，卢欧庄园、道斯特的泥泞街道、查理的老实冒失的形象、郝麦关于拉普拉塔河的令人信服的卖弄，依然存在，矗凸现在这些人物和地点之上的是爱玛·包法利夫人的面乳。这个形象，好像在我童年的千百次梦幻中就已预感到，从我



少年时代的早期阅读起就依稀见到了。当我醒来重新拿起书来读时，头脑里不能不像闪电一般闪现出这两个信念：我已知道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从此以后直到最后一息，我一生将永远爱着爱玛·包法利。她将来对我就像对第一个时期的赖昂·都普一样，是“所有小说中的钟情女子，所有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所有诗集中那个影影绰绰的‘她’”。

从那以后，这部小说我从头到尾读过五六遍，个别章节读过无数遍。和重温我喜欢的其他故事时的感受不同，我从没有失望过。相反的，尤其在重读主要情节——农业展览会、乘出租马车兜风、爱玛之死——时，总是有一种像发现秘密的方面、人所不知的细节的感觉，每次阅读时的心情一样激动，尽管程度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一定和环境与地点有关系。由于一大堆肯定同时和书与人有关的原因，一本书会成为一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很想了解对我来说其中的某些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包法利夫人》那么深地搅动着我的心灵，别的作品不能给我的、它能给我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肯定是这种倾向：我从小就偏爱构思得有条不紊、有头有尾的作品，这类作品是封闭式的，对那些开放式的作品来说，它们给人以独立、完善的印象。开放式的作品故意暗示不明确的、模糊的、发展中的、做了一半的东西。这类作品可能是对现实和生活的最忠实的、但总是不完善的、总是未完成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我下意识寻找的并希望在书本、电影、绘画中找到的东西，恰恰不是对这种无穷的不完全的东西，对这种不可度量的流动的东西的反映，而是完全相反：是总体，是全体，它们凭借一种大胆的、专断的但是富有说服力的结构，给人以综合现实、概括

生活的幻想。有了《包法利夫人》这个封闭作品的典范、圆形作品的样板，这一愿望应该得到满足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这部小说，在我的阅读中存在的那种一直模糊不清、而且愈来愈强烈的偏爱也确定下来。在对客观生活和主观生活、对行为和思想的描写之间，更吸引我的是前者；我总是认为，通过前者来描写后者比通过后者来描写前者功劳更大（我喜欢托尔斯泰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现实主义虚构胜于幻想主义虚构。在那现实的事物中，我喜欢离具体近的而不离抽象近的，比如我喜欢色情描写胜于科学幻想，喜欢桃色文学胜于恐怖故事）。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期间给路易丝写的信中确信他写的是一部“思想”小说，而不是一部行为小说。这使得一些人咬文嚼字地对待他的话，认为《包法利夫人》是一部除了语言什么也没有的小说。不对！《包法利夫人》像冒险小说一样写了许多东西——婚姻、私通、舞会、旅行、散步、欺骗、疾病、演出、自杀事件——，只不过对下流的冒险做了一般的描写。的确，在这些事件中，有许多是从人物的激情或回忆开始描述的，但是由于福楼拜的古怪的唯物主义风格，《包法利夫人》中的主观现实像客观现实一样，也有坚固性和物理重量。小说中的思想和感情很像“事件”，看得见，也几乎摸得着。这不仅使我眼花缭乱，而且使我发现了一种强烈的爱好。

这些是源自小说的结构和观念的、形式方面的原因。和内容有关的原因同时重要。对我来说，一部小说，当尸[※]暴力、情节和性在一个结构紧密的故事中巧妙地组合时，是最富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一部小说能够最大的快乐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激起我对某种不

的钦佩，对某种愚蠢行为或不合理的事情的愤慨，对那些表示扭曲的戏剧性和异乎寻常的激情的场面的着迷。那些戏剧性和激情似乎是浪漫主义创造的，因为它利用和滥用了它们，但是它们在文学中一向是存在的，因为毫无疑问，它们在现实中和我的愿望中总是存在的。这类成分在《包法利夫人》中是很丰富的。它们是滋润它的广阔地域的四条大河，在小说，在形式上划分的部分、章节、场面、对话和描述方面，这些内容的分配是同样公平的。

就爱玛的情况说，其反抗精神没有十九世纪的小说写的男英雄的非凡气概，但是同样是勇敢的。这是一种个人的、貌似利己主义的反抗：她在纯粹个人的问题的推动下打破了生活环境的规范，不是以人类的名义，也不是以某种道德或思想的名义。因为她的幻想和她的肉体，她的梦幻和她的渴望，受到她所忍受的社会的束缚，她私通、说谎、盗窃，最后自杀。她的失败并不证明她是错的，永镇的资产阶级是对的，也并非像小说的维护者（他的维护像色情诗的秘密撰稿人菲斯卡尔·皮纳德的指责一样虚伪）梅特·塞纳德坚持的那样是上帝对她的罪行的惩罚，而是，简单地说，斗争是不相同的：爱玛单枪匹马，由于感情冲动和多情善感而常常走错路，一意孤行，最后总有利于敌人（梅特·塞纳德准是根据福楼拜本人教给他的道理，在评论中断言，小说的寓意是：一个姑娘接受一种超越本阶级的教育，是危险的）。由于不同的斗争条件而预示的这种失败具有悲剧和惊险小说的表

象像她一样受到少年时代的某些读物和演出毒害的我的混合物之一。

不仅是爱玛敢于反对她的环境这一事实，而且还



有她反对的理由，促使我敬佩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那些理由很简单，并且一定和我与她密不可分的某种东西有关：我们的不可救药的唯物主义，我们对肉体的快乐胜过对心灵的快乐的偏爱，我们对感官和本能的尊重，我们对世间的这种生活胜过对其他任何生活的偏爱。导致爱玛犯罪和死亡的欲望是西方的宗教和道德在整个历史上最野蛮地反对的。爱玛渴望享乐，不甘心她那种强烈的淫欲受到抑制，查理不能满足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它存在，再说，他只是希望使她的生活充满无用的愉快环境、漂亮的衣着、精美的用品，把她在想象、感受和阅读中产生的对美的追求化为具体的东西。爱玛渴望了解其他世界、其他人，不同意她的生活在永镇的平淡的圈子里消磨到最后，她还希望她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令她激动，希望她的生活中有奇遇、有冒险，有豪侠和牺牲之类戏剧性的壮丽举动。爱玛的反抗来自这种信念，这是她的一切行为的根源：我不甘忍受我的命运，远方的没有把握的报偿我不关心。我只希望我的人生在此时此地得到完完全全的实现。无疑，在爱玛的心中有一种对她渴望的命运的幻想，特别是当她把这种命运变成集体的支柱、变成人类的想法时。任何一个社会也不能为它的一切成员提供一种类似的生活。另一方面，很显然，为了使集体生活成为可能，人就应该甘愿克制自己的欲望，甘心限制巴塔耶^①称之为“恶”的犯罪癖。但是爱玛代表着并模范地维护着人

① 法国作家（1897—1962），著有《文学与恶》等。